國朝文錄

四照堂集文錄引

四照堂集者南昌王于一先生之所著也往予在京謁汪琹庵先生相與論吾鄉古文不數魏叔子而稱于一四照堂集然求之外間惟近人所刻國朝二十四家首列于一先生文寥寥數首未爲大觀他家又有譏先生文爲不脫小說家習氣者全集久未之見中心蓄疑幾疑琹庵先生之言爲過前歲在龍泉交南昌龔子歐可謂近與同志捐資刻四照堂集尚未竣工予聞之大喜囑以見遺一部去秋抵灌城歐可遂以此贈其時匆匆翻閱一過未及細領今秋歸自金陵復取讀之首卷書三首便足壓倒一切傳體

取法遐風氣韻沉雄碑記間用古格序或有冗處率處而情至之
作實不可刊大抵感懷家國意興淋漓高壯蒼涼不可一世而神
與古會動合自然或縱或擒皆堪把玩以視魏叔子雖少遜而較
他家之有其文而不足於意有其意而不足于神者則勝之多矣
因亟加評點擇其尤者錄爲二卷上高李祖陶

四照堂目錄

卷一

卷二

字字老鍊

贊

四照堂文錄卷一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高安單鳴球價

與顧孝林書

自從亢隙中快聆緒論、受教良多、僕自慚。老馬不堪鞭箠。而世之謬愛者復欲強之歷九折之坂而不已。此顏闔之所謂必敗也。比者鬱火上炎、病發兩目、不能窺隻字、昨稍平復、取足下救文格論讀之、如飲良藥、因思學人通病、在于讀書竅識不能觀理。而又執心粗趨急於見名、始不能疑、何繇得悟。如是者、步可與之上下今

古言文章得失之故乎足下學殖既富勤且敏矣更心析秋毫遇一事一物如赴大敵必以全力注之此古人之所難也但中有一二則願其商榷未必有當願足下教之書云不當爲人作傳僕向與錢牧齋先生言之亦如足下云云也退而思之殊不盡然古人輶軒所採每據家乘以爲國史故太史公以司馬家傳槃入史記范史以鄧禹傳藂列于漢書他如龐娥傳爲皇甫之私筆高士傳屬中散之野編推而至一家言若華嶠漢典張勃吳錄魏澹魏書車頻秦書王隱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中間皆有列傳豈皆身列石渠金馬之班乃可與銀管麟角之席乎且作者當時孔子以尼山

布衣痛世道之亡而作春秋知與非總不暇計學者無孔子之聖自不敢妄擬褒誅然史有時不在朝而在野蘭臺不能守經（潛人之論）草莽自當達變不然天下之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後世于後死矣賴為若因誌銘行狀亦足傳矣誌銘行狀一家之私言也其為人子孫者求顯其祖父吾始得援其實而志之苟其子孫之無求于吾止當作傳不當作誌狀若無子孫無墓又無生平履歷之可紀其大節不過數事此可以為誌狀乎故愚以為無妨作傳者此也據論年號當以實書稱謂義以事起制因時變故改元編年在漢後遂為正朔之巨典尊卑正僞于此攸分倘雜用各國

年號豈所以大居正定一尊乎且後代與前朝不同紀號較紀數畧重原不得以春秋侯國為例蓋春秋魯史也有內外之殊無上下之體故鄭僖四年鄭簡元年皆可彼此互言相為主客若綱目紀年實以天子臨庶邦正統厥偏竊冠裳未可倒置真偽未可齊登愚以為南北朝之諸君唐末之十國不妨分注年號以明列土相敵莫為君臣乃若三國魏吳及晉之十六國宋之遼金自當統于所尊無二上又烏得紛紜雜出漫無紀綱乎至天鳳地皇諸號茲特新莽篡漢海內無君不得不姑以大號歸之亦從實以書無礙正論也據云非三公不得稱公（隨手拈來處處皆是）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

稱公此而爲僭則齊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衆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曰公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晁錯議削六國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慁公古樂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者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稱徒迴不

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緗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下
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明公贊公又何
以說耶諸如此類雖以悉數僕嘗薄古之文士好為攻擊者多矣
雖孟堅蔚宗皆所不免若歐陽之與子固論氏族譜以無文考究
不能周悉為憾而晦菴之與象山東萊折衷理學往反至以十數
此皆意圖相證非有所排笮也知足下不以為罪
與林亭相攻擊可謂大敵矣而往輒糜碎斯稱神勇

答毛馳黃書

猷定頓首頓首。僕自遭亂，飄泊廣陵，南北舟車之會，多所接遇，得以周知四方之賢者。聞西陵諸子有足下，善爲詩古文辭，式閭願見，宜辱埽門，竟以川途遼絕，不得時時望見顏色，城闕之嘆，曷日無懷。昨介夫至，承足下書，謬爲推獎，及惠所著撰，僕覽之，穿綜百家，佃漁六學，騁騁乎古之作者矣。僕何能復爲足下言。昔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云，班固藝文志所載，及唐四庫書目，其存者百不一二，悲其言之工，而不得一傳後世，無異飄風好鳥之過耳。僕爲悚然自懼，且年老矣，又復善病，不敢爲文，亦不敢論文。乃足下當今

作者而又虛懷若谷商于儀無所短長之人孜不書所見以暢足下之旨來書云理可明則文傳理事可述則文傳事文章之道盡于此矣然文傳理莫過于經升東嶽而知衆山之㸔㣲也浮渤海而知江河之諸㴱也陽明子曰聖人憂後世而述六經猶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藏之積或至敗散而記籍其所有以遺之使子孫世守而受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

奇論警語化生

苦毎有只斷數

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人者相繼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六經爲吾心記籍而綴詞之家反欲廢焉此陽明子所以傷也若文傳事莫過于史昔者馬書馳騁班尚裁制于長留多憤㵼自爲文章

故馳騁而易工。孟堅一代史臣。故言必繁縟。各有短長。未可優劣。晉宋齊梁。雖亦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爲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史。宋、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陳壽不學。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然爲文貶孔則。沈約魏收之徒。多用私意爲抑揚。失是非。皆史家之弊也。昌黎之才。奚患不史。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識。背王碑多軋苗之誹。宗元以史薦推之至矣。而韓且勿任也。今人纔學。側義即便作史。無其才。無其位。無其心。則是非益淆亂。且孔子不敢自居史官之列。而歸其權于天子。况下此乎。即以馬班論之。各自爲史。史百代而有條合而爲史。史一代而不

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一遷也世爲太史至遷始成而猶
少孫補也班氏不啻一彪固也半因太史矣至固始成而猶大家續
也則史非必不可也亦足以見文傳事之難矣且非經自經史自
史也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美刺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老泉之
說然矣而未盡也經可以爲史史不可以爲經也尚書史之善
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非史乎禮經紀一
代制作而檀弓其史之至僞者馬班非所學也故春秋詩書以字
爲褒貶者也左傳檀弓以詞爲褒貶者也司馬班氏以事爲褒貶
者也而要之以明道爲斷夫六經明道之書也道者所由適于事

之路而見其坦之端者也聖人之道如坦途諸子之道如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樂韓梁適斜徑者苦荊棘人將爲其樂者乎人將爲其苦者乎是以駃騠雖良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有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經以求道烏能斷古人之是非以文章垂世哉僕非有知因足下之問而畧言如此而足下固無侯僕之言也所遲當蘇書不盡意

首言不可廢經次言不可作史皆以救時人之弊末更推出道字以經爲宗正論皇皇厭倒一切

與友論文書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冒以綺繡尸祝均袨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壞土劉草而已矣始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嚴也魯靈光之壯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蕭氏之廬之幽且僻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欀櫨榱桷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幹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

而人而木

此意稍

有體而氣乃行于體之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

古今文章字

也丕大焯煌如綍如綸誥誥之類也儆督嚴厲觸目驚心箴銘之

此有依據指者亦偏耳目手足各自爲用者忘以於之則百體

從今矣

誠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陳事之忠也摻剔謬戾顯彰奸慝繩糾之直也聲義致討纍纍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數功明明翺翺廟堂之類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畢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緜緜之靡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輅陵闕園囿宮殿之必窮瞻也游覽而遇意則岳峙陂渚鱗植羽毛寒燠晦朔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撼動贊必穿的則爲說士押闔之術擷葩擎英詞必銜巧則爲騷

人文士之習晰吻麻嗾索隱窮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略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蕺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鐃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出理而已矣（此等人沒劗者而不加爲林所自出）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學于楊雄其何益之有（文爲根祇其在于是）故氣之充充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宏之峻潔

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甚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穎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夷粗不可一日而闕而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于豐王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氾濫房煇遠稱爲五經庫無益于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于世是固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于人者必不

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論曰詩其以予言爲然否

孟子云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體不具而專言氣則樹幟別驅不中繩墨者多矣文于氣乎前補出體固有體一體最有見地而體文必本于理則乘義持志並在其中與孟子之言若合符節矣先生如此論文能于韓昌黎諸書外另樹一幟

榕巵序

警想無端得此起手下便一都攝去

人之才傑者能傳其身止耳孰能傳人傳人止耳孰能傳地傳地止耳孰能傳草木至于傳草木而其人詩人文人也抑非第詩人文人也元兆先生得乎榕巵近什余讀之與瑞先生著書等身不汲汲自為詩惟收拾網羅其鄉先達暨四方天柱舊交之遺文殺青恐後日傳萬紙是非所謂傳人乎先生所至所居不期祟飾而獨于古賢名蹟湮滅是惘憮川詩話有樓類然遂堪千載是非所謂傳地乎乃今而榕巵其集也三復其詩淩陶轢鮑高深要眇悅然如坐于畝之陰而積翠橫流酒波微瀲則草木亦傳矣操是以

故態盡錄以取人愛

往樓桑不得以魁奇爭廟柏不得以高古爭大樹不得以雄杰爭子荊之松彭澤之柳和靖之梅不得以小有致爭必也求其配其召伯之棠乎詩人所謂勿翦勿拜者也然召伯不以能詩聞而先生之名章迥何使此樹破其光輝則草木之遇先生覩古猶幸而余獨竊有慕者先生來書云頗與酒人遊故謂之榕扈酒人爲誰使余得厠其間則余亦傳哉

意蘊深波瀾濶風神足詞氣古小小狡獪自具大文

朱甯文邗上草序

朱子甯文刻邗上草成、問敘於王子、王子曰、夫作詩者必知其地之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其性情乃可得而言也廣陵爲古重鎮南北戰爭往往於此一禍于吳濞再禍于魏太武孫儒之徒弔古者豈獨一鮑參軍哉夫以廣陵重鎮處四戰之地畧稽往代以富強甲天下者有唐三百年耳靑巾以後屠殺更慘不忍道而從來歌詠之士過其地者僅傷心于南部烟花以寄大業之一慨何歟（此蓋有感于福王）嗚呼吾子盛衰之際竊有感也魏文當全盛之日以傾國之（南渡以後鎮江不能[illegible]而[illegible]部淮徙[illegible]城僅存也[illegible]除[illegible]外）兵向廣陵而不能一窺江左宋之衰也蘄靳王以一軍振江上逮

故以徐每心于南都烟花者爲後之而性情死歟句下有未能詣也

國亡矣而李丞相猶能以一郡綴敵人之師使二王得建國于海隅由今思之廣陵之所關于東南者豈其微哉朱子客此其間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應有獨覩其深者吾未知朱子何如也讀其詩質而靚婉而多風居然得性情之正焉夫朱子方年少何以遽能若是蓋有其本矣其師姜貞源先生挾經世之略朱子朝夕講究必有灼然于古今之際者況臨安宋之舊都山川之所磅礴人物之所結聚數倍廣陵朱子歸而過故鄉窮其性情之所至而愈老其才所得當不止此噫江山流覽之際蓋可忽乎哉

○○○宋遺民廣錄序

李小有氏廣遺民錄成、甬州王猷定讀而嘆曰、悲哉吾友之志也。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遺民也。（數語感慨一切）知宋之所以存。則當知宋之所以亡。知遺民之所以存宋。則當知宋之所以存遺民者安在也。嗚呼。難言哉。夫一代創業之君。其得天下。與夫享國之久長。非徒恃其威力。其深仁厚澤。有以收忠臣義士之報。一再傳。而英武之君。（暗影成祖）殘忍寡恩。以篡奪之故。推刃懿親。屠毒忠良。使國家之元氣。中更摧折。雖其子孫培養維延數百年。而怨毒之氣。終乘時而發。至于廟社坵墟。本支凋落。然節義之在天壤。不獨殺戮之

所不能禁而鑿書徼辟或至再三不能回入山蹈海之心則開國之德澤入于人心者深也當藝祖之得天下也人無兵革之患其誓碑不殺柴氏子孫而全李煜之門諸降王來朝者歸之韓通拒命罪殺之者而贈道以育仁厚爲已至矣太宗則不然德昭之自殺德芳廷美之幽死視李唐喋血禁門何異焉（若靖難之禍則更烈矣）至靑城之禍褻奪之報見矣公卿士大夫爭以媚敵爲得計而都人萬億然頂鍊臂號哭跪泥淖間以冀二帝之還僵死枕藉于道嗚呼豈非藝祖德澤之所留也歟南渡而後棄中原于敵國其間遺民旣不爲薛方之委蛇復不同翟義之輕試堅忍幽罨竄身于盲風怪雨之中甚

則顛覆抑鬱以至于死欲考其行事而不可得及孟珙破蔡滅金稍攄遺民之氣未幾崖山一潰遂使古帝王之天下忽然淪喪豈不痛哉嗚呼宋之所以存與其所以亡者亦可知矣且天之生此遺民也殺戮之所不能及雖爵徵辟之所不能移何爲也哉沖主既沈孤忠諸隕仰觀天意俯察人情天下事其無可望也明矣而遺民獨甘老死于飢寒流離憔悴獨無告之地則天能亡宋于滔海之君相而不能亡宋于天下之人心蓋至終元之世高隱不仕之風未嘗少絕則是古帝王相傳至宋之天下迨元末未嘗亡也劉羣雄割據小明王之號猶稱宋焉即謂遺民之存宋以傳于昭代

也不亦宜乎縱使以太宗之殘忍則統緒三百二十年與夫忠烈殉國之報皆非其所宜有也而況于遺民乎然後知藝祖之仁厚有以豫培于三百年之先而始食報于三百年之後如此也此謂宋之所以存遺民者也我故曰悲哉吾友之志也

明之亡也遺民遍天下以成祖之屠戮忠良似不宜有而卒有者則高皇帝開國之初所以養之者厚也此文借酒杯澆塊壘

慷慨激昂足以維持天地

○○贈鵠林梁公序

余友上谷鵠林梁公隱于寶應之兎避村、學道旣十年、丁酉夏來廣陵、約余遊攝山。六月癸未爲公五十生辰、先一日齋戒嚴潔。昧爽肅衣冠陟中峯之巔。望拜孝陵、拜且哭。余亦哭。拜畢。風大作。泉瀧瀧若悲鳴。公旁皇遶山行。已出其中原遺紀及獄中上先皇帝書。其經理山東河北中原諸紀。則甲申三月十九日後公從賊中結義士以圖恢復所上閣部史公而不見用之書也。余撫卷太息者久之。流湖言曰。嗟乎士君子不幸而躬丁末造家國之際。可勝歎哉。崇禎之季。冠禍熯熾于中州。當是時總督畏賊不敢擊。借招

撫以欺朝廷大將領禁兵歲糜餉數十萬中原千里無敢一當賊鋒守令則或降或竄以致膠庠胥隸皆賊爪牙公以三月縣令介馬行古戰場部署勦撫練土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餘戰境以內賊凡三十六窟不半歲而殲除殆盡督撫上之天子調商邱未幾闖賊壓境孤城血戰援絕妻孥數十口自焚公嬰賊刃仆亂屍中商民救之三日乃甦嗟呼豈非天哉甲申春賊蹂躪秦晉京師之危岌岌矣上縈天下郡縣官以失城抵罪公方歸命

此讀與李忠毅公傳合

司敗瀝血請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兵重督撫之權假方

鎮遺意執政尼不行逮神京淪陷南都諸臣棄中原于草莽公間行出都召義旅倡中興議（此說不可行宋李忠定亦史閣部所知）以山東河北為江南藩蔽其言曰若無河北山東是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足自保今當于山東設一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于河南設一大鎮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為之而武臣為總鎮一切便宜行事于江南漕糧中為各鎮厚集兵餉以蘇息北方殘黎于濟寧歸德為行在以備巡幸示天下一刻不忘中原之意議上閣部不報又言曰（此語尤為當時要藥）四鎮宜使之分不宜使之合宜別而異之不宜比而同之務別其忠順強梗之情而閣部大治兵

以自強嗚呼此謝王之畧也使當時用公之策蚤夜以圖何遽至有今日哉余以是惜公遭時之不幸也宋靖康之際李伯紀抗大敵以固京城其後力贊高宗計圖興復宗忠簡固守中原屢請廻蹕憂勤盡瘁終于過河之三呼故宋之終于南服天也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公少負王佐才余夘公二十年丁亥始訂交涇上每酒酣談往事輒慷慨悲歌累日不休不意公忽忽遂五十而余衰可知已雖然公學道者也古人進退屈伸之際一因乎時時既去而留之與未至而逆之其心適足以自累苟觀一切勲名皆古今尋常之事即時至事起出而應之功成身退而已不與今吾與公

此山登降循覽京口鶴河以達石頭龍關諸勝思古帝王戰爭之地攷其故壘杳不可得有足悲者况當太祖功業之所在開平中山遺烈迄于今不衰而頫仰江山盛衰之故亦可知矣公曰旨哉子之言深于天也相與各賦詩飲酒旬日瀏瀏而歸

中敘梁公所建白皆當時大計而閣部竟不能用宜其言之有餘悲也結處收到遊攝山上去亦有遠神

贈喬傷襄歸晉序

傷襄、晉人也。居于淮。淮古楚地。余客淮者三月。傷襄輒從。將歸與之別。傷襄曰、先生去。吾亦歸平陽之坂矣。余曰、子胡爲者。傷襄曰、吾縱目江海之上。慘然而不獲吾志。平陽之坂、昔之同心在焉。夙夜以思。安能鬱鬱久居此也。余曰、若然乎。殆有見于天下之故之微者矣。夫夫差侈則伍嗣寄。知伯貪則輔果行。韋周瀾江東之宅。馬援棄大水而歸洛陽。古之人何爲是汲汲者哉。外度諸勢。內斷諸心。夫固爽目前之安。而圖將來于無窮也。今子晉人也。而居于楚。楚之城郭人民非其舊矣。以子之晉阻四郡十一州之間。斯能

引証

門大陸而東西封之首揖秦隴肘歷燕衛倚韭狐而窺滎陽成皋
之險鹽池之利桑麻之饒旃裘羊馬之富甲于天下古帝王嘗用
以安內攘外所以總職貢張撻伐于邊陲者皆有其故當周之衰
蠻夷之彊方熾也重耳一亡公子崛起太原仗欒狐原趙之力遂
能西抑強秦東招齊魯南服荊楚豈非得山川之勢士馬車甲之（此段言形勝）
雄易立強于中原也哉吾讀詩至蟋蟀之章知其憂深思遠可與（此段言人心）
圖治也讀椒聊之章嘆其有剛果之氣而待人之作之也讀揚之
水之三章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知其可親上而從長曰我聞有
命不敢以告人知其可與安患樂難且可與微言百世而下猶可

取而用之也今予輕去其鄉而來于楚揚越之間下土鬱蒸其民囂雜昔人之所哀也魯頌曰蠢爾蠻荊夫楚起荊山篤及吳越徐僮之南遂皆爲楚蠻夷君豈其類也哉又曰荊舒是懲當春秋之世而能懲楚者惟晉耳悼公三駕而臨鄭之東門虎牢之南楚軍（此証更切）埽跡而不敢問也故析公雍子苗賁皇皆楚産也而猶北托于晉彼誠熟覩夫當日之勢而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然去之而不疑予從此北渡黃河過大梁之墟入崇關之口踰羊腸絕井陘贔屭而登太行之巔遠瞻江淮近顧景霍追溯王之雄圖悼生民之（如蘇門衛嘯遒然鬱勃儀之音）多難其有慨然思起衛鄭趙武諸公而從遊者乎予老矣雖不

獲從三晉豪傑飲酒上汾陽之橋說劍入榆次之市然而子予之歸北望河山心焉往矣子其勉之

雄深雅健司馬子長之文其興寄無端之故尤難遽索解人

昌谷集註序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爲之感憤流連士何不幸而生元和之時哉李賀阨于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辨可謂愛賀矣然讒者百變者一是愛不勝讒也古今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

是劉始作讒謗之輔者無[illegible]韓在八股下 進爲以屈子作諱[illegible]入亦能

未有之離騷則愛者且千萬人讒何傷賀才學騷者也而處時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相當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之廢而攻之史卒無聞焉何歟或曰中原時當用兵無事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

卽愈一身一貶山陽再貶潮州躬之不恤何暇爲賀逮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死豈不悲哉或曰賀之阨于讒宜也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辭變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譎之辭以致忌者按詩淵廁斯已過矣曰非也

獨得之謝如晦明太史公屈平列傳

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鎭之專權也閹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隴西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驢背託諸幽荒險澀諸詠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

深婉致註

其言既無人爲之深繹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故今

以爲屈子之讒在一時而賀之讒在終古何者世不盡愛賀也卽有能傳其詩如杜牧者可謂愛賀矣然猶以爲理所未及雖愛亦讒也賀死無註賀詩者元李孝光張昱謝迨明初李長吏競工其體而不明其心山陰徐渭會益雖註多所未備龍眠姚文燮曰世多以詩註詩而不知本于騷又以騷註詩而不知本于史斯註傳可以教天下之言詩者矣豈獨有功于賀也哉蓋姚子爲穿札古今之學攷證務求精覈不爲影響擬空之論故賀詩雖最密如參元璣樞應有莫知其解者而姚子一一傳之如燈取影不失累黍烏呼是眞能愛賀者今而後賀其免于讒乎卽以之繼愈辨可也

妙論長吉得此爲不死矣。只愛識一字顛倒通篇每粘一字轉一境皆爲尋常屐齒之所不到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李母王太夫人於戊戌九月十六日爲八十設帨之辰太夫人方伯見衡公之子婦大中丞順衡公之夫人而文學天行君之母文學浩源君之王母農部豐雲公之曾王母太學豈公之高王母贊公之子之太高王母也太夫人躬膺錫命歷春秋八十俯覩子若孫凡六世天祚明德備受多福近代以來未嘗有也其子壻王奉常螺山倪邑令紫芝之孫壻王孝廉澄聖暨子若孫稽首再拜謀某一言以介觴予先君與中丞公弟侍御明衡公同年友也太夫人之相中丞公者予耳耳熟焉其相德淵懿爲子婦以孝爲婦

爲母以順以慈不具論則專陳其大者可乎予觀自古人臣事關君父初未嘗不慷慨激烈鼎鑊可甘及謀之妻子遂怵于小利小害始終判若千里以致身名兩敗爲天下後世笑曾鞏之言曰王政必自內始今之士大夫苟于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也豈不信哉公初爲御史時當神宗初年江陵罷政大璫竊國政擅弄威福是時主少國危在廷諸臣鉗口莫敢問疏劾當誅十二罪家人皇懼慮不測太夫人趣公奏無毫髮齟齬迫璫燄甫熄公遷冏卿而壽宮之議起執政媢公太夫人力勸公歸方公之疏劾璫非也太夫人贊成之而見機明決又如此會祀光

祿而封倭之議起公劾首輔樞臣不修戰守而許封貢罪在辱國
時論方以挑邊釁凌折剛正人人危公公目太夫人無憂色既而
公巡撫遼東每上封事可否輒聞之太夫人闗白後倭棄釜山遁
公請留東征之師復古遼陽力爭馬市木市之議朝臣益忌公公
益岌岌矣初大帥有寵子孫僮僕持斧鉞領方鎮備宿衛者十輩
公劾帥部曲侵牟軍實又糾璫榷遼稅殘暴狀帥與璫合而嗾公
太夫人勉公曰時事方危公毋以家爲念也當是時公以一身處
邊廷內外交讒之際使太夫人稍計禍福憂形顏色公雖毅然大
丈夫能無以內顧累其心哉今國史所載父老所傳第稱公慷慨

多大節耳孰知太夫人之剛勁不回無一言撓公甯惟無一言撓公且從中羽翼也今中丞公下世若而年天地易位陵谷貿遷其間君相之所恃者凡幾朝大璫大帥之貽禍廟社者幾何人縉紳之故家大族竄處于窮荒僻壤者幾何家大夫人白髮皤然撫六世子若孫錦衣翟珈登堂而話當年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古今稱備福者推唐晉太夫人然世際雍熙無履危蹈大之任其父子夫壻皆位躋太師而所以佐忠者無聞焉以視太夫人何如也今言中丞公之忠者則必舉忠臣之夫人言方伯公世篤忠貞之臣者則必舉世篤忠貞之臣之子婦至于文學諸君之才能世其

家學農部公之廉能有聲太學父子之衎齊克濟其美風聲所播莫不歸之太夫人則太夫人之藉藉人口者傳之百世豈有艾與故予之觴太夫人必本其大者且以風示天下亦太夫人之志也

此眞備福而文更從其大處書之慷慨低徊聲滿天地昔王章之妻牛衣涕泣漢史以爲美談而矜言節義者輒識之若王太夫人其可免于譏矣

四照堂文錄卷二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聶鳴球慎齋校刊

梁烈婦傳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銑，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戍邏，凡渠荅藺石砲檑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是時，朝廷屢詔督撫殺賊而

督撫及諸將畏賊不敢戰倡議招撫廷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軍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賊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旣夕、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于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切遲我死公胄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城外賊賊稍卻烈婦傾橐裝市牛

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益急仰射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蹀擁城走花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無苟活遂衣平時白衣緊縱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夔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熾哀號欲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匿民家求公僦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

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欷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臨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予與梁公善恒述烈婦生平事敬勸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當是時一段綜核時事史筆森嚴餘亦寫得曲盡無一長語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張公名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元季家雄于貲嘗勝國初定江南仇家訟其僭侈幾坐大辟已減死論戍公少負忠義建文元年大臣薦公才詔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公上治安五策曰守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冬使寧夏歸獻三邊地圖是時諸王盛强朝廷以為憂大臣建削弱之義公抗疏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也即地踰古制宜裁之以禮不可以細人（此時得大體）告變輒動搖宗室人人自危非社稷之福疏入不報公見兵部尚書齊公泰曰公以諸藩為憂非為各府設衛軍乎今遼寧燕谷彊

而近邊莫若用踐更法取精銳以備邊其在中國者都司得掌尺籍伍符如有不敕以法繩之此不戢而弭兵之道也齊公曰事急奈何公曰燕王雄略類太祖其地遼金元常用之今以一軍屯永平一軍屯保定徼燕之護衛戍守遼陽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襲之一北平焉能抗天下若待其先發河北震動諸藩應之南北自此裂矣齊公深然之亡何燕師起公復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于鼂錯後用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以爭之七國雖平漢益垂困唐昭宗詔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剚刃而莫禁今治兵無鼂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使國家踵漢唐之禍而諸

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日夜傷心而泣血也又遺方公孝孺書曰燕師已迫公宜練兵以衛京師周公誅管蔡未聞用周官周禮以（此語允剌骨）成破斧之功不聽及盛庸師出改公戸科使犒師公至東昌勉將士以忠義士皆感泣效死拒數日與北兵遇奮勇擊殺將數十人會大風沙礫揚起日中淸光如翳師亂北兵乘之公馬蹶被執有識之者曰此張斷事也見王王曰是言尊祖訓安宗藩者乎趣釋之公瞋目撫膺言曰殿下以諸侯王稱兵犯闕爲遵祖訓乎天子聽安崇滌崇滌反欲危天子縱令事成異日何以見高皇帝于宗廟王怒倒斷其膺左右刃交下公至死不仆罪中咸異之爲排牆

覆其尸而去。公時年四十一、無子、姪孟恬、具衣冠葬之。建文時、詔議贈謚未行。嘗永樂元年榜齊黄方練等宗族湖堂名逆黨次第行誅。公以陣死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禍隱其事不傳越二百七十年。公族孫九徵悉公死事狀俾余敘次之如此

論曰帝王之興自周秦漢唐宋以來皆不越再世內釁作古今之變。其可知矣公當靖難時徵引七國洞如觀火當時借不用及誅節行問以未籍逆黨宗族諱其事故公一時議論及殉難慷慨史不及詳夫文皇太祖之子雖非繼世然族類固非他也而死節之盛亘古莫及焉豈非開國者之所培養也歟

先事之策可以出全臨事之書至爲透痛至慷慨一死則當時能之者尚有其人然竟不與逆黨之禍亦云幸矣

孝廉張公傳

余束髮爲制舉藝即知海鹽有張孝廉者讀其文在馮具區黃寓庸兩先生伯仲之間崇禎季寇亂余棄諸生制義盡焚去今衰老自放空門然結習未嘗忘也春至杭州訪所爲張孝廉者不得遇其子給諫公惟赤乃知孝廉死二十三年矣黃門爲其父謀所以不朽者屬余爲之傳余慨然曰嗚呼國家設制科三百年當社稷邱墟諸臣割孥馬冤而走豈可謂有人哉夫祖宗取士何與舉淫浮之藝而加諸高才學古者之上一旦有急雖欲不以君父予敵勢將安能以孝廉之文而不得一第以死可嘆也（此論古今同嘆）孝廉當萬歷時

士相習爲帖括至腐敗不可讀孝廉力詆而救之自太白居選藝出而天下之文始趨于潔故制義之有選自孝廉始也時浙人吳伯霖陶君奭沈無同胡休仲最知名推服孝廉出其下吳門士大夫爭延至其家率子弟往學焉孝廉負高志恥事干謁巡撫劉公石閭建虎林書院徵孝廉主之不干以私與林公愼日交最篤及林公巡按浙江未嘗往見自以困頓公車不得志乃撫拾本朝大事記之曰識大編爲書六十卷其不得見用于世君子惜之孝廉事親孝交友不苟然諾嘗往來苕霅甪里諸士雲集弟子貧者不計束脩其高致如此娶顧夫人佐以節儉生二子孝廉既棄世夫

人嘗乖諾教兒有歐陽鄭夫人之風故二子卒得孝廉之學及給諫起家進士爲天下直臣母夫人之教居多嗚呼是可傳也已孝廉名奇齡字子延世居海鹽之關琴里

王衡定曰余聞孝廉祖海泉公有才識神廟時海鹽建議浙鹽人數十萬里人稱之至今孝廉生其祖父先一夕同夢曲江張丞相至以爲貴極人臣乃竟困厄不得一抒所學豈鬼神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今給諫鬱鬱持競克振其家聲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其在是歟

簡潔而有風神慷然一嘆直逼史遷

。。許氏七義烈傳

按察許公內鄉人也有弟曰宣曰宋曰官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許氏居山寨固守先是河南諸府縣旣陷賊賊置官吏許氏先人協守孤城不下者十餘年旣歲饑無儲城乃陷置吏時朝命會勦。詔諸路山寨起兵恢復城池按察公問命乃圖會勦知鄉寨不可守。欲挈家東下謀𦂳眾再舉宣曰寇敵據城邑以境無聲援易以虛聲恫喝耳歲無常搬者率丁壯日耕且守與村社相聯爲犄角。

小是任奈力不敵且無援何

乘時觀變可也奈何棄墳墓去將安之公曰時勢至此恐未可率圖也。趣諸弟盡室行不可公復譬以覆宗宣欲行策不可公不得

已乃行已而族人承業偶幾入鄧州執偽官戮之事聞烈皇手敕
授都司偽諸道勦宜等齊義勇夜襲內鄉擒偽知縣主簿以露布
送之上功督府道逃去是時朝廷日嚴旨督大臣勦賊顧總督多

作何補語于空處殘缺此段尤介竹備

畏縮不敢擊覩議往往以朋黨私隙謀報復陽爲推諉實借寇兵
報仇督撫一命如驅羊餵虎甚則借招撫與賊通而諸將益驕蹇
不用命以故賊益張至以亡國使蕭如宣等天下事不尚可爲哉

按七段

偽官既逃賊帥怒驅衆力攻許氏寨他寨無敢援寨遂破且破寨
生母常氏先墜井死宗統井悲號隨入井宜妻鍾氏宗妻陳氏自
谿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鰲寡居從母兄亦自縊賊斷繩墜將

腕臂皆爲擣一賊詬許氏曰我孝廉也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嫂爲婦倡許氏大罵曰汝既爲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析骸死宜官妻鈕氏陳氏皆死既兵科給事李公孝源上其事宏光時部議贈宜家官知縣後巡按李公若琛以許氏死節聞特旌焉按察公名宸號菊溪歷官按察司

王猷定曰余與菊溪先生有世好自尊府君與先太僕始先生官金陵余獲從遊因念昔從先人遊宦道大梁時方幼能問昔有宋宦闕陵寢賢士大夫所犂及李伯紀种師道用兵之所而獨未至

[illegible]

南陽今乃于先生問之夫自周公相宅㶑瀍遷凋洛邑後遂爲東周而東漢亦爲都邑不知馬鄧耿賈諸人之遺跡猶有存焉否耶先生仁明善吏治工詩蓋自尊祖尊君詩書禮儀之傳至今不衰一門男婦皆能赴義甘死如飴有以也夫

中間一段言之有餘憤矣而筆筆緊嚴不以馳騁妨其格調故佳贊語閒雅雍容尤爲神妙

樗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活多人閒爲詩不欲有名自號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先丁閩語）有道者也萬歷季總理內官監李道榷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從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出勢險阻江楚閩粤川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伴四望一舟至則先扼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閹商賈吞聲不敢辯叟一一白其寃左右咋舌閹爲感激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頭之遇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羣盜駭散叟從波閒躍出得不死水平

舟復全人咸詫神助云天啓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閹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客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蔭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驢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驢行且憤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溫和弼弼若無能者淮南李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粵復過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蝡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綳桑皮

（何等意氣）

（又贊一句）

紉之而裹帛爲不死國變後髮已滅江訪予揚州鬚髮盡白已亥復來聞李盤死往爲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畏七十矣十月畏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畏生平孝友端愨好義屢有以貨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罹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業醫有父風

起處先橫下一語作贊次乃歷次其事狀歷落生動殆不減太史公

湯琵琶傳

湯應曾邳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為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居有石楠樹構茅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至陟）動耳世廟時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以為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嵌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曾繇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慕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

矜重不妄爲人。莽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應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鬭士。令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觱篥。怨思母（至性）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鄰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嫠居十（此婦問答自然不減文對）載。依于母。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此答知非和如）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汎洞庭。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應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再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叢箐中跳入篷牕。哀號中夜。天明

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尚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坯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為我一奏于石槨之下應會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乃取它琵琶夕陳酒漿彈于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竄食兵間耳目聾瞽鼻漏人不可邇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墜徐而

衛說利未紀達括其中實是絕調

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為楚歌聲悽而壯者為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會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疑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土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

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悽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呼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于知音之寡者獨君也乎哉

近人譏侯朝宗王于一文爲不脫小說家習氣殆指此等文而言然其文實妙讀書倦苦時偶一閱之不啻琵琶聲聞于耳畔也明末異才迸出此君琵琶可與柳敬亭說書並稱

桓彝記

盧龍韓子桃平以庚午遭變攜家南下卜淅之上虞居焉己丑亂虞城復破徙會稽寓若耶之濱庚子冬予遊會稽韓子坐予最高樓樓柱懸折梅丈許貯小瓶內花半萎韓子愀然既而憤爲告予曰傷哉吾懸之不復見也吾外曾大父朱公名錦者宏治間守青州盜發齊桓公墓獲寶玉刀劍鬯匜事覺籍王及諸有司分取之外曾大父得銅彝徑二尺高如之土花綉蝕天將雨現五色雲氣光怪陸離不一狀歲臘貯梅其中自蕋而花而實三月不衰數傳至吾祖寶之罔失亂後余置小驢載而南亡何虞城破吾彝殉焉

久之有言土豪陳朝廷者入余家攫去遣人屢求贖不應夫以吾
先世守之物不沒于盜而沒于豪其甘心乎予曰甚哉子未曠觀
卽用本事極妙
于古今之際也且以齊桓言之當其僨周室之熸于山戎也剸令
支斬孤竹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秦夏以朝天子何其
盛歟及其亡也邱墓之不可保雖盜皆得而侮之山戎之于周猶
盜賊也以周室之神器周天子不能自守山戎覬之桓公爲周天
子報仇固周周四百年使山戎不敢窺春秋特書曰齊侯伐山戎
大之也今以齊諸侯之墓守之二千餘年一旦見發于盜賊爲齊
此似諸令人欲笑欲哭
之諸王諸有司當必憤然曰此爲周天子伐山戎者也桓公之仇

周天子之仇也抑我仇也藩王諸有司不能御盜賊又貪盜賊之物且爭取之爭取于數傳之後歷喪亂而猶不忘是何溺于小而忘其大耶或曰盜得之盜賊之手非韓取之也今爲韓有矣有而棄之是忘其先世也曰非也齊之滅紀也紀侯大去其國襄公復（又添一証）九世之仇何有于甗迫頃公九年鞌之一戰而以紀甗獻之于晉（二語斷獲轉且可以情喪）使桓公有知必痛恨其子孫之不克守其社稷寧紀甗之不忘哉予休矣盜之發塚也山戎之禍也豪之得甗也紀甗之痛也予明于春秋之義其于輕重大小則必有分矣韓子曰然抱器而歸國予志也若子之言則誠大矣然則世之遭亂而忘其家者毋介介

于一物之微而修怨匹夫哉爲之記

爲玩細娛者作贊達諸妙在即以桓公事證之前以周興後以紀勳皆足以壓倒桓溫言外更有嬉笑怒罵不可一世之意讀之贊若發噱而血淚實滴滴紙上矣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嘗讀史。德祐元年、文丞相至北軍議事。爲伯顏所執。從京口夜遁。道眞州。李制置疑之。走通州渡海。時客之相從者。自杜架閣而下。凡十有二人。而金將軍先死通州。余爲之感憤。悲將軍之志。欲往求其墓而不可得。己亥閏三月、余至通。包子承靈語余。墓在鹽倉壩立雪巷。將軍之葬。在德祐丙子閏三月十一日。丞相之言曰、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與時當裹骨還葬廬陵。而後死者之月可與。嗚呼、可痛也。是月十一日、余欲往拜將軍墓。時苦澇。墓當水衝。忽傾洪濤中。承靈猝告予。及往觀。見大樹浮波上。

兩骨着樹根不去俞居人瘞之問其樹居人曰此將軍樹也相傳四百年來人呼爲將軍樹云每風雨之夕如聞雷霆甲馬聲崇禎十七年國變髯遂絶嗚呼朱鼎顧趙夢炎諸人不足道獨怪丞相北行僚從星散以至親僕皆逃去獨將軍上下相隨二十年崎嶇險難刀戟水火不渝其志卒也殞身雪窖無以發舒其所欲爲而後之子孫不能負骨以歸者豈其存沒不可知歟悲夫余以其事告之顏子國琉顏子曰先司馬講院遺址在狼山藏將軍骨黄善于此因與其從子楫謀收葬之而告于州守彭公士聖會六月江上兵興趣歸比第復來乃卜十二月二十六日設儀仗綵樂以肩

裹兩骨納石函葬焉葬之日海風大作潮湧擻文余酹酒以祭為文焚其墓前因嘆唐玉潛瘞宋諸陵遺骨處迄于今榛莽孤兎不知幾何而將軍猶存兩骨矗立蒼崖之上余以同鄉遭逢異代庶幾邀惠將軍之靈自今遷葬以來作鎮土疆一新游山且丞相與岳少保並祀茲山相與永奠神州不至陸沉而將軍之魂以雪當為陽谷不亦丞相之志與異日者吾歸而問其子孫俾崇祀于鄉里亦所以慰將軍而報丞相也將軍名應麐陵人其行事官級載州志及文丞相集云因弔之以歌歌曰

夾入此個件憭心愈悲文欲生色

下馬先拜丞相祠回頭即問將軍墓墓到于今幾百年一坏水嚙

將軍樹我來已亥三月三悲風吹雨進江南黃雲萬里猶征戰橫
海流民飢不堪滾滾波濤城下走瑚出西門鹽倉口頹岸空遺兩
骨存死樹波中立孤鳥一老向我前致辭我生太平猶知之此樹
每逢陰雨吼老狐夜夜齧殘碑崇禎國變遂聲絕六州錯鑄將軍
鐵我讀殘碑丞相詩字字如聞泣幽咽天留宋室苟不忘將軍留
骨在沙場豈知渡海人亦滅柴市雪窖兩茫茫嗚呼此根結千古
英雄白骨本無主今朝移爾向狼山豈爲將軍一坏土冬青陵上
近如何杜鵑猶叫舊山河將軍魂魄渡滄海鼙鼓聲銷讀此歌嗚
呼將軍樹死將軍不死後代誰爲傳青史狼山之上青青天狼山

之下悠悠水

格老氣蒼眞大手筆歌詞慷慨激烈讀之令人擊碎唾壺

揚州募建許眞君行宮疏

晉寧康二年八月朔眞君許公得道上帝詔其眷屬四十二人白晝拔宅飛昇以至雞犬皆仙去迄今千四百餘年其丹竈鐵柱諸跡一一具存究其功德之在民者莫大于斬蛟一事昔者聖王御世凡民有菑害天必篤生一人鋤而去之其氣運醇龎天以全力畀一人故聖人驅除民患竭手足之力而無事乎神術禽獸偪網罟興蛇龍舞決排作乂妖物怪鑄鼎象神姦以殄不若皆出其心智治之無異術也後世氣運旣漓天之力不足無以厚畀一人而民害橫甚不得不資于鬼神之術變化神明使患害無所逋誅用

力苦而成功較難此眞君之功所以不在上古聖人之下也嗟乎

安排時勢發脈生組新因入由宜有此發物

眞君生司馬晉時其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禍亂相尋人道或幾乎熄而寧康之時聽曜勒虎鋭僞僭進之梟傑紛紜擾亂天下災異頻仍犬豕馬驚兵器動魚羊食人民生其間日迫于死亡而蛟患乘釁起灌城竄奔楚豫蓋不啻洪水蛇龍魍魅魍魎肆行之日也眞君以淨明忠孝奮其神武翦其妖孽則救民當不專一方而迺

此處不說諸留下能救民遂與君之詭陳敘宕而期說眞君

以經略中原之事讓之謝安祖逖劉琨諸人毋亦天禍晉室羣凶得志即諸君子不能挽氣運于分裂之日而眞君已蚤見及此歟

知不可救職下段作引出後段補之習

往者戊子之亂我江右鮿于百戰當孤城圍困百萬戸號呼殿墟

冀以拯救不得豈眞君在帝左右不一哀故土歟抑其時有不可歟廣陵乙酉之慘猶豫章也此地未嘗有特祀眞君者而豫章之人在此地爲縈今鍾子師義傅子美悔彭子俠劉子一山等相率擇地創建行宮以崇祀事可謂不忘本矣然事資衆力謂予嘗有言以告于人余與鄉人旣邀靈貺得免故鄉鋒鏑于全城焚戮之餘倖也爾廣陵十五年以來所存之人亦猶豫章十二年以來飄流殘息無謂功德之在民者遂分畛域天運窅渺其未可測也凡此下民其可不兢勵修省以無蹈厥罰況晉之蛟孽未盡爲禍九州廣陵爲大江南北要害安知不實倡處此預防其逆而爲之所

無徒修祟祀之文務實求忠孝淨明以爲昭事庶乎其可也

人無釁焉妖不自作而天之所厭人誰能興讀中間一段憤鬱之詞可勝歎息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于下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于忠貞祠即其地爲墓當其死告于父無葬此土以尸授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咨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刭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繯絲絕繯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昇以藥曰汝姑覩緩急可也歟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

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盲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屑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輒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按上）（按古子以藥）藥發喘不絕余以老妻抱之慟强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于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古投水）以頭投水水淺自項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

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强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文解衣帶强母縊之母倉皇走出閉尼蹙眯悶悶嗚呼死矣歟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鎭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于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竟體不著議論純就其父請語敘次成文情事如見如聞遇眞左史手筆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潛陽手蹟事

嗚呼公燕市一死上帝駭怛雨傾洞三日公尸立勃勃而若生震霆發夏無遠近咸異焉獨乙酉江州首變公鄉家簡若詩若書凜（特地表此一事）揭大義使亂臣賊子俯伏端門聽南史執斷也孰貽之孰白之與次年夏有騎僨男子詣都自稱故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此叙事之緣起）雜議視朱考察遽加以刑當是時人情悲憤思先帝冀得眞大臣又賊賄不法遂欲殺太子不仁于是左鎮良玉得開請以兵臨闕下誅首惡且謂公大臣有重望國故所繫腸與東下公曰晉陽甲不可訓也自古潯陽發難若桓南郡何嘗不移檄京邑罪狀元惡

耶弗從未幾九江焚左乃使壯士持陌刀留槊單船公飯陌刀亦
飯公弗寢陌刀亦弗寢越日持牛酒江上邀公誓公佯應曰如是
願所過郡縣秋毫無犯軍中曰諾已公乃從容讓左曰高皇帝負
若耶烈皇帝負若耶奈何欲以鄙夫故劫天子今又暴百姓百姓
皆戴先帝太子者也以太子嗣先帝之故殘百姓安得賢我殷秀
實也豈從洮反耶良玉雖暴抗然聞言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
以抗袁公一夕自恚死先是公知良玉意不返以密章達都下使
使橫截江中架大礮至則皆糜也故鬍鬚髮髭一束馳書上皇帝
此段寫鄭簡而所謂灣陽手蹟也
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而幾危父母

以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凡一身皆朝廷賜也顛毛種種則是親所貽全而歸昔張湊歸顏所髮于其妻疑之髮若動我髮歸見父母當如是因慟哭失聲其後書衣帶藏敗笥使牧兒授定俾丞達又貽定書曰從此雪窖冰天爲異域鬼矣寄語家人收我骨南歸幸甚爾時定酸楚痛入鬼共泣豈意今日尚有魂魄

此段描寫其大節不愧文山先生

哉凡責人以死已難然斷頭瀝血或志士之分至于求死而又不得出九江發池陽無一日不求死縊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復不死豈眞如禊宗所禱一死而竟不能得者耶公之行與信國文公何異服腦子當死板橋遇兵伏叢篠中當死空坑七日不食當死

卒之舉囚燕獄從容南面而後死蓋天留正氣以一死貫乾坤援
節候氣感其自主水火兵刃弗能敘也公處艨艦中萬變出沒氣
息纔屬矣而精矑睅睟獨炯炯如星光電燭常不肯卽隕者心不
死故不死也至　大兵下秋浦王侯將相一時奔潰圖籍印符狼
籍道上公檻車北道望要西山艱難百折乃濺頸血三忠祠下含
笑入地嗚呼公之笑天下萬世之哀鬼神之愁猩鼯猱狖之啼嘯
定與其門人高孝先淚盡而繼以血者也孝先平日珍公手蹟多（此、鄧宰）
（孝先得公手蹟故也之補入一）
藏維揚城破孝先從長干圻足步歸塗附附而丐行入市屍骸蠕
蠕然逢禽股附人家被髮舉立而啼重關複壁絡版鑿石卽其家

碎矣欲得其八十老母及公躓于血肉川谷中不哀枒蟬斷者拼是決也及歸搜其母與藏帙依然所不及收者滁陽一編屬猷定補入宋張毅甫負信公顱骨還葬吉州林惠州亦昇母柩同日俱至人謂忠孝所感定愧不能如惠州之昇而孝先則已成于栽高風矣余嘗過四山樓下（以蟄起蟄作根搖地崩山雕鐫備出奇）風雨晝昏星辰夜動如肅衣冠呼之或出精誠之至斷而復連將公灝氣所憑二祖烈宗其呵護之者歟嗚乎昭陵玉匣金粟寒堆其誰知之定與孝先當效鐵函沉狼山古井年年焚香陳酒漿祭醊聽杜宇哭冬青耳公其鑒諸

以鴻筆寫孤忠元氣渾淪精神噴鬱敘次議論皆臻絕頂

表貞遺墨弁言

劉忠正公念臺先生。與先君辛丑同籍。且同志。復同兄于黨人。乙卯先君以御史例轉分巡浙東越二年。京察復被黜此黨人仇辛亥之察。百計以傾東林。未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計典以修前隙者也。先是忠正公太夫人以旌節請于朝。報可。郡大夫謀建坊苦費絀。十三年不克舉。先君至。慨然力任。請之三臺使者。又率郡縣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君題之曰宇宙完貞冰霜勁節。先生作孤兒行書高麗紙裝潢一卷以貽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數百言悽惻纏綿感動行路。尋先君罹太僕璫禍起矣。乙丑以憂憤嘔血

卒京師丁卯獻定渡江乃得拜見先生先生執余手熟視久之愴然流涕曰嗟乎吾獨不得與尊公同游地下乎維時伯繩年方十四也自是小子遭家不造困躓跬步不敢前忽忽三十四年今冬以鋒鏑餘生再登先生之堂而臧山片地巋然首陽薇今追昔可勝道哉伯繩自遭喪亂以竹編御史大夫門親朋不得入余計給門者排扉出之使不得避然後告以曩者先生執手之語而亟索其遺文伯繩蹙額曰吾先子遺命不得傳布其文刻文類浮夸浮夸者欺罔之漸也故生平所著多軼去第簡其表貞一帙及先君手書見示余持之悲喜交心念故鄉百戰先入手澤淪喪劫灰而

伯繩猶能存兩家翰墨于兵戈慘毒之餘，豈非幸歟。惜哉孤兒行不復見也。略記數語，並書敵詩跋錄授梓人。貞婦之節，孝子之情（齊收拾）友誼之真，世道之變，得備于此，以示後之人，如伯繩者，乃可謂善繼人志，而余之老而飄零爲可愧也。庚子臘月二十一日，南州王猷定書于東武山之千峯閣。

一往情深，調高響逸。

題明宣宗畫冊

自古帝王以書法傳者多矣工于畫者推宋徽宗一人然青城而後委神器于草莽魂覊異域而傳技人間亦足悲矣獨明宣宗章皇帝英武天縱當在青宮時從文皇北征習知兵略迨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石門遇敵以三千鐵騎躬履陣戎何其壯也高煦之亂將帥縮朒涕泣不敢戰乃親率三軍兵不血刃而大難以夷此豈尋常之君也哉緒事其餘妝耳而已非專家老畫師所能及此冊爲菊溪先生家藏一展閱間山川草木蟲魚飛走腕下直以造化爭氣運非帨氏之業也余嘗怪宣帝時際昇平與學相諳

臣謙飲太液池染翰賦詩爲樂庶幾鹿鳴天保之盛歟至景星書見于天門麒麟屢獻于海外而壽命不及甫生之半唯是范金搏土一切制器出宣廟者皆與商周彝鼎爭重此其故何也（此極難辨）先生謂余蒐冊購之荒崖蔓草中俄失而復得之此可以知天意矣當藏欽時內府書畫悉歸于北而先生此冊獨自北而南然則帝王所遺即一物之微亦有幸不幸歟先生其寶而藏之俟景星見麒麟生出以示人可也

以徽宗伴講言盡而意仍不盡

題馮大將軍像贊

將軍之貌虎視鷹揚將軍之績破斧缺斨人見其衣錦玉歸故鄉而不知其飲者血裹者瘡提三尺劍而經百戰之場其事干掫也如韓淮陰之未見漢王其教背嵬也如岳少保之破賊潁昌逮鎖蒙塵寇逼門牆誰護陵墳誰掃攙搶四鎮自誇宗澤朝廷錯認李綱恨將軍之寡助乃倏忽而滄桑銅柱標金鰲之頂俎豆列龍山之陽超海坐石變化無方噫嘻哉此真大樹將軍之裔戰赤眉討隗囂變服而伏道旁時耶命耶請之以衛我邦

守字老鍊

○柳薇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忘也予爲之

贊

辯士舌將軍刀白骨過之以枯以豪人知辯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生氣吾知將軍之所恨者當年未血之戰袍斯人也其皆有關于氣運而天厄之以所遭者欷噓嘻刀匕兮舌勞

料原其心

雙拈到底筆筆生氣